

鹤城时评

做好事
不等于惹麻烦

□李鹏

老人晕倒路边被一男子扶起，并拨打了120。为寻找老人家属，该男子还一个号码一个号码拨过去，很快和老人的家属取得了联系。担心家属不能及时赶到，他又赶往医院，知道看到家属都在，这才放了心。（详见本报4月7日4版《老人倒路边，男子伸援手》）

这人真不错！赞叹之余，笔者想起了时下这样一种弊病——认为做好事是麻烦，弄不好还要承担责任。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，笔者看到，2009年，重庆市万州区分水中学初二学生万鑫在路边扶起一名摔倒的老人，被老人及其子女说成是肇事者并告到法院。

一个初二的学生做了好事，帮了老人竟被其家人误认为是肇事者，真让人寒心。不少人为此感叹“人心不古”，表示自己遇到这种事不会再伸援手。

其实，这是一种误区。尽管，社会是复杂的，所谓“一种米养百种人”，社会当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阴暗面，存在一些恩将仇报的人，但社会的主流毕竟还是向善、温暖的，社会里更多的是好心人，不要因害怕成为第二个“万鑫”而放弃助人为乐。

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。把帮助他人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行善不留名，不求回报，才能彰显出人性的光辉，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，我们坚信，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”。

淇河论语

□邓叶紫

4月3日早晨，志愿者们分成几队，沿淇河步行，他们自带垃圾袋、火钳等工具，捡拾淇河岸边的塑料袋、烟头、纸屑等垃圾，然后把垃圾倒进岸边的垃圾桶。（详见本报4月6日3版）

在风景如画的淇河边享用完美餐后，将垃圾随手一扔，哪管是落在风光旖旎的淇河里，或是翠草如毯的草坪上，这样的镜头仍在时时上演。

鲁迅先生曾说，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破坏给人看，我们的悲剧就在于一边自豪于拥有“华北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河流”，却一边在亲手

污染着它。

淇河是我们的“母亲河”，在笔者眼里，它更像情人。因为，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似乎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淇河了。放眼望去，每至周末假日，淇河边扶老携幼，游人如织。依赖如斯，又何尝再忍心破坏她的美？又有谁希望自己的情人衣衫褴褛，满身污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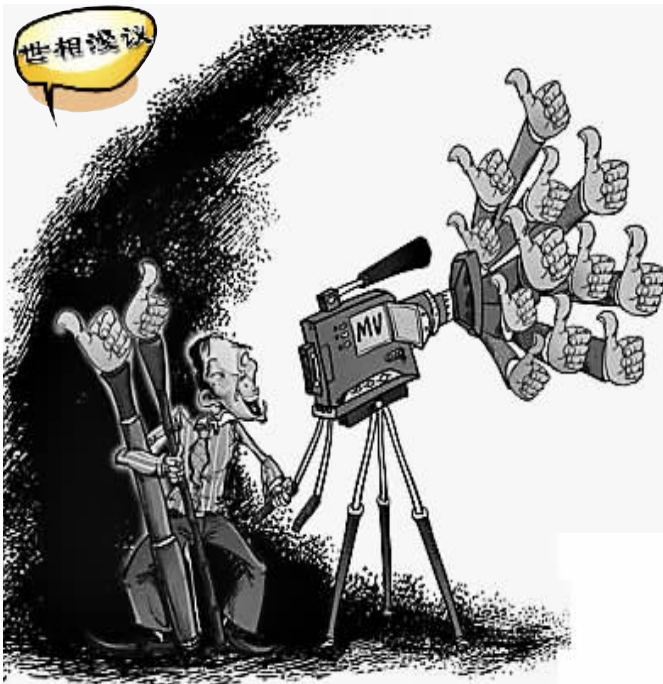
你扔或是不扔，垃圾箱就在那里。就是那随手一丢的垃圾，污染了淇河，污染了环境，给城市抹了一笔难看的黑，于心何忍？何安？

乱扔垃圾，不仅受道德上的谴责，更应付出一一定代价。新加坡之美，不在于高楼林立而在

于环境优美，干净整洁。这得益于新加坡非常注重环保，法律对个人行为有严格的规定。比如，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，不但要课以1000元新币（折合人民币5000元）的高额罚款，还要被罚清扫大街1天，甚至要强制上电视亮相。外国游客入境前也要学习、了解有关法律条文，一旦违反规定，照罚不误。对此，我们能否有所借鉴呢？

文明，不仅存在于五千年辉煌历史中，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。我们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，更应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唯有如此，我们的城市才能保持青春亮丽，淇河才能永远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。

别毁了淇水清清



“有史以来最好书记”的悲喜剧

□赵健雄

日前，一段名为《县委书记》的MV在网上受到极大关注，该视频是为歌颂张家口市长张北县委书记李雪荣而做。制作者铁曙光说，此举是为感谢李书记对张北县作出的贡献，“我觉得李书记是张北有史以来最好的书记，在张北县人民心中，他是一个太阳”。（4月7日《潇湘晨报》）

不管李雪荣是不是张北县“有史以来最好的书记”，作为MV的制作者，铁曙光这样说，甚至有点过分地以太阳来作比喻，这的确是个人自由与权利。

记得马克思说过：“历史事件往往重复两次，第一次以悲剧形式出现，第二次以喜剧形式出现。”如果说，与之形貌相近、规模却不可比拟的造神运动，曾经酿成一个巨大的“悲剧”，那么，眼下我们看到的，只不过是小小的“喜剧”，除去若干与铁曙光有相同想法或近似需求的人，更多围观群众完全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来看。

有意思的是，此事弄得沸沸扬扬后，有记者前往张北县采访，相关干部称：“这个MV完全是制作者的个人行为，县委毫不知情。早看到的话，不会让它流传。”如此说法似乎撇清了书记以此作个人宣传的嫌疑，无意中却暴露了另一个问题。

铁曙光的MV是不是应当流传，值得不值得流传是一回事，有没有流传的自由与权利则是另一回事。在符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，谁有资格说让它不流传？

看来，某种“文革”遗风的确仍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与作用，担心它的人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。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妍文 著

阳这才说，她经营多年的服装品牌，卖得一直很好，几年来市里有好几家商户都想争走，厂家今天来人，限她五天之内进三万块钱的货，否则就换人做，她现在手里还差一万块钱。

一向好充大的刘怀立马拍胸脯说，事情包在他身上。郑向阳问他钱从哪儿来？他说：“陈晶手里有五千块钱现金，还有五千块钱的货，货卖不了，她是厂里现金会计，不能先拿出来用一用？”

郑向阳又问：“她会让我用吗？”“现在她急着把户口调过来，你不用问了。”

郑向阳笑了。刘怀给陈晶寄去信后，接二连三打电话催，再一次打电话时，科里说陈会计请假出去了，他很高兴，以为陈晶嫌邮费不放心，亲自送来了。他连忙把小屋打扫一番，等着陈晶的到来，左等右等，等来的是燕子进门放声大哭。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在家还没哭够？来这儿恶心人！”

燕子向他诉说陈晶的遭遇，把房子的钥匙和小超凡交给他。刘怀傻眼了。

六十

正当“淇上春汛涨”之时，淇河养殖业公司的活鸡销售也在广州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等地打开了市场，天天发货还供不应求，农村联营户也在稳步发展。公司饲料车间机器轰鸣，孵化车间“叽叽喳喳”叫声不断，大门口车辆出出进进，人来人往，门庭若市。韩振昌为发展业务穿梭于各城市之间，韩振淇一天到晚忙于接待工作，连回家看看爹娘、跟三爷说说话的工夫都没有，更别说下去指导农村联营户养鸡了。

清早，小满囤慌慌忙忙跑来，一进门就说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！俺爸让你赶紧去看看，俺的鸡生病了，你快点儿去吧。”

“人还生病，鸡能不生病？让路兽医先去看看，我接待个北京来的记者，改时去。”韩振淇说。

满囤跟路兽医走了。中午路兽医回来时说：“鸡的病像感冒，有病的鸡都打了针，饲料里又掺了些抗病毒、退烧药。”

第二天，三爷天不亮也找来了，他喂的一棚鸡也病了。韩振淇让三爷坐下，吃过早饭后一块儿过去。小满囤又跑来了，提着两只死鸡，一进门就扔地上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叫你去你不去，昨天打针的鸡都死了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韩振淇掂起死鸡，瞅着像是感冒呀，路兽医是经验丰富的老兽医，咋就没治住呢？他皱起眉头，问三爷他的鸡是不是也是这病症？三爷点点头。他让路兽医把鸡拿去解剖化验。祖孙三人顾不上吃饭，一同向鸡棚走去。

鸡棚的鸡棚里，上千个小生命在与死神抗争着。一只只毛色脏乱，颜色发紫，不停地打喷嚏。韩振淇问这样的情况有多长时间了？三爷说：“这谁知道？它又不会说话。昨天来的那位兽医真是庸医，不治还多活几天，一治死得倒快了。”

韩振淇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这该不会是禽流感吧？现在医学界还没有特效药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恐怕这次得全军覆没了！他从鸡棚这头走到那头，一言未发。

他离开鸡棚，又走进三爷的鸡棚，说：“三爷，我只知道鸡生病了，还弄不清是得的啥病，不能再下药治了，得等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拿出治疗方案。”

韩振淇的脸色、反应，三爷都看在眼里，感到一阵胸闷，心说“毁了”。他又问：“石头，看来不像是白痢疾啊，不是过去流行的鸡瘟？”

韩振淇神情凝重，说：“我看这鸡的症状跟禽流感很相似，这种病是全世界的专家都没攻破的难关。”

“石头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事来了就

不要怕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即便是——有啥好办法没有？”

“有两种办法，一种是把公司联营的鸡全部回收，用火焚烧、深埋。另一种办法是任其传染下去，最坏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家禽、家畜死得一只、一头都不剩。万一传染到人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三爷弄不明白：“这种病是咋得上的？”

韩振淇说：“目前还说不清楚，其他禽类传染也可以造成，咱淇河是鸟类南来北往的栖息地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小满囤插话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十几天前，咱村几个小孩儿在淇河边玩，看到地上有一只死了的灰喜鹊，他们还纳闷，这只喜鹊也没外伤，怎么就死了，有一个调皮的孩还还把死喜鹊扔进了淇河。”

一阵阵眩晕向三爷袭来，他喃喃地说：“看来这次又要倾家荡产了！”

韩振淇心情沉重，没有注意三爷的脸色，说：“三爷，我先回吧，化验结果一出来，我就带着药赶过来！”说着，走到了鸡棚门口。

三奶拄着拐棍迎来说：“小——，晶晶还没信儿？工作都恁忙？过年也不说来家看看？都老大不小了，也该典礼了。你跟小昌都是和尚转生的，比着打光棍。”老人盼着孙子能给她一个满意答复。

韩振淇无话可说，看来，三爷两口子还不知道陈晶的情况，在这大难临头的场合下，他不想给她老人家冰上加霜，他强装笑脸说：“三奶，有空晶晶就来您！三爷……”他一扭头，只见三爷脸色蜡黄，满头大汗，不由叫了一声：“三爷你咋了？”

三爷难受得蹲在地上，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，他摇了摇头，咬着牙没有回答。三奶慌了，连声问：“你咋了？你咋了？”

韩振淇把三爷搀到床上，他觉得三爷也许是心绞痛、心肌梗塞。他果断

地说：“三爷的病必须马上进医院抢救，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！您先看着三爷。”说着奔出鸡棚，一看鸡棚门口有辆摩托车，喊了一声说：“三叔，俺三爷有大病了，骑骑车。”飞一般地骑着冲了出去。

三爷、小满囤都朝三爷的鸡棚跑来，一进门，三爷就喊：“三叔、三叔，咋不好受？”他看三爷已经说不出话，知道不是小病，对儿子说：“快去家叫人！”

满囤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韩世儒、韩世信、韩世诚家里的人都跑来了，把小屋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一个个急得直搓手，等着救护车和韩振淇的到来。

韩振淇开着公司的小车飞驰过来，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。人们让开屋门，做好送三爷上车住院的准备。

韩振淇从车上跳下来，拿着一瓶药走到床边说：“三爷，你先含化这两片急救药。车来了，您听。”

救护车赶了过来，医生根据韩振淇电话中描述的病状带着药来了，确诊是心肌梗死，立即挂上液体，把三爷抬上了救护车。

三爷被拉到了医院急救室，挂上了氧气，虚汗慢慢消了，脸色渐渐恢复正常。韩世信拿着住院手续推门进来，走到床边问：“爹，轻点儿了吧，医生说，等控制住后，让转院到省城的大医院全面检查一下。”（55）

水宜生
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